



山尧柳风云

孙兴盛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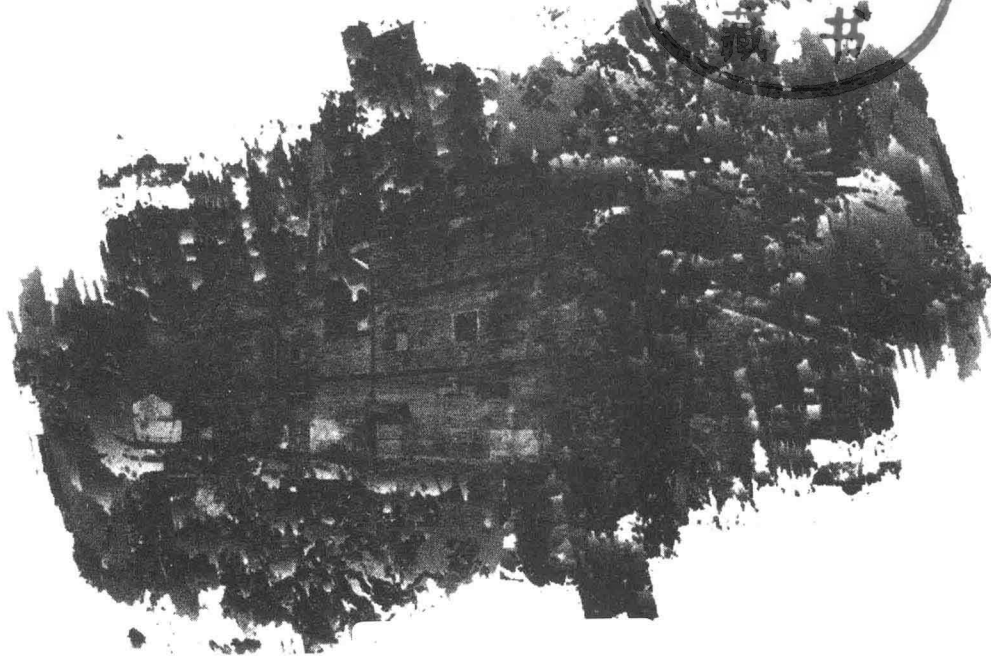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孙兴盛 著

峽柳

風云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晓柳风云/孙兴盛著.——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513-0194-7

I. ①晓…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83070 号

晓柳风云

- 作 者 孙兴盛
责任编辑 马凤霞
封面设计 九歌
版式设计 王侠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E-mail: tbyx802@163.com
tbwyzbb@163.com
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市联华宏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插 页 2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3-0194-7
定 价 32.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刷质量问题,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101118

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

主 办：陕西省委宣传部 陕西省新闻出版局

陕西省作家协会 陕西出版集团

承 办：太白文艺出版社

编委会：

主 任：胡 悦

副主任：刘 斌 薛保勤 雷 涛 陈建国

委 员：吴丰宽 禹鸿斌 齐雅丽 张 炜 党 靖

评审委员会：

主 任：陈忠实 贾平凹

委 员：肖云儒 李 星 畅广元 李国平 韩鲁华 刘炜评

段建军 杨乐生 王芳闻 冯希哲 韩霁虹

題西風烈士書
陝軍集結
再創輝煌
庚寅夏
手凹

■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贾平凹题词

导言

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 刘斌

陕西厚重的历史文化孕育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大家。杜鹏程、柳青、胡采、李若冰等老一辈作家是陕西文学的奠基者，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铸造了新时期陕西文学的辉煌，陕西文学对中国文学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1993年“陕军东征”引起全国广泛关注和好评之后，作为文化大省，陕西作家已经形成了整体优势，但还没有摆脱各自为战的格局，没有形成陕西文学创作的浩大声势。

鉴于此，遵照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胡悦同志的指示，由陕西省委宣传部牵头，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省作家协会、陕西出版集团联合主办，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承办的“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就是希望通过三四年的时间，筛选陕西本土作家原创作品，推出能够展示我省文学创作水平的优秀作品，形成“文学陕军”的品牌，带动我省作家进入新一轮的创作热潮。

实施项目带动发展战略是省委、省政府根据全省发展实际，着眼于加快文化、经济长远发展做出的重大决策。当前，陕西文化产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省委、省政府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大力扶持原创性的“大戏、大剧、大片、大作”，使我省的文化精品生产水平持续稳步提高。省委宣传部决定对“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重大文化精品项目从政策、财政上给予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就是为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搭建桥梁，编织纽带。

文学即是人学。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人文的复兴。陕西经济的腾飞，离不开良好的人文环境和氛围。我们推出“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宏大的文学工程，就说明我们有勇气、有能力、有信心把陕西文化大省的文学资源转化成新的生产力。

陕西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雷涛

去年这个时间，和省作协的几位同事在一起闲聊，话题由陕西作家是否存在

“断代”现象扯到了有无希望使文学陕军再次勃兴。当时有人直言，陕军有望“二次东征”。我不主张用“东征”一词，因为它有对兄弟省市同行们的不敬之意。但我渴望陕西文学再度辉煌，当然也包括大量新人新作的涌现。

闲聊中有人提出可否以“集体亮相”的方式推出一批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和报告文学。这个话题当时只是说说而已，但当我们把这个想法和太白文艺出版社交流并向省委宣传部领导汇报时，得到的赞同和响应都是热烈的。这就足以使人感到这是一个只要想干事、能干事，就能干成事的时代。

作家和出版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想，不论是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现在的市场经济时期，都应当建立互信互爱、密切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这个项目有了省委宣传部的肯定和支持，就有了整个社会和媒体的关注；有了和太白文艺出版社的“联姻”，我们就搭建起了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的桥梁，这样可以集结更多更好的作品，做最广泛的宣传、最大化的市场，不光要出成果，还要出效益以及影响力。这对促进陕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为了将这个项目做好，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争取上级部门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要加大媒体的舆论宣传，在全国营造更加浓厚的关注陕西文学创作的氛围。更重要的是，要动员社会力量关注和支持这项工作。

对文学创作者也应提出更高的要求。要积极创新文学观念、内容、风格和流派，从生活实践中丰富素材、提炼主题、鲜活语言、捕捉灵感，创作更多生活气息浓郁、底蕴丰厚，有一定的精神高度和艺术感染力的原创性文学精品，为广大群众提供一场文学盛宴。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陕西作协名誉主席 陈忠实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新闻发布会上听到这项前所未有的文学图书出版计划的基本思路时，一个作家从我的记忆深处浮泛出来。

他年轻时穷困，穷困到不惜冒险参与海盗行径。但他突然发生了良知反省，产生了想写小说的欲望，而且这欲望强烈到不可压抑，急切到刻不容缓，他便逃离了海盗团队，栖居在海边小镇一个小屋里写起了小说。写成一部小说后，跑了几家出版社，没有一家出版社看中，但他痴心不改，更加专注于新的小说构思和创作。终于有一部小说得到了一家出版社老板有点勉强的认可，决定出版。他喜不自胜，拿着说不清是稿酬还是版税的10美元酬金，到当铺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赎了回来，再把剩下的几美元全部买成最粗劣便宜的面包，堆在屋子里，潜心进

入下一部小说的写作。到面包吃完的时候，他又把那辆自行车送到当铺里，换几美元再买粗劣便宜的面包，继续他的长篇小说写作……直到他走红并响亮于美国文坛，直到他的作品被众多出版社预约、抢购，甚至高价收购，这样，一个享誉美国乃至世界的伟大作家终于铸成不朽。他就是杰克·伦敦。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即将启程的庄重而又令我鼓舞的仪式上，我想到杰克·伦敦如果是在当代中国陕西，肯定会进入“西风烈”图书出版系列，而且完全可能早几年就破土而出。因为“西风烈”出版工程的决策，正是基于目前中国文学图书出版现状做出的。任谁都能看到，文艺书籍的出版呈现着一热一冷的现象，名家的作品成为抢手货，本省难得留住，多数流向省外出版社出版；而众多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写出的作品却少有人问津，出书成为普遍性困难。这是实施市场经济运作的出版业必然发生的现象。而“西风烈”出于发掘、扶植和培养有才华有潜力的新一代陕西青年作家，整合陕西作家整体实力的主旨，出版工程不是只盯着知名走红的作家。

面对“不相信眼泪”的图书出版市场，能够做出这样大气魄大动作的出版工程的决策，无疑出自一种富于远见的大思路大眼光，是为着尚未破土而出也尚未成名的陕西的“杰克·伦敦”们铺桥修路的，也就是为着陕西未来的文学事业的灿烂前景的。

陕西被认为是文学重镇。中国“十七年文学”有陕西作家的重要建树，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也有陕西作家不同凡响的声音。在当代文学界，尤其是陕西文坛的各界读者群体，似乎都在关注陕西文学的未来，更偏重于3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的成长和前景。能引起各方各界读者的关注，深以为幸，也是一种催发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个“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出版工程的实施，便是最务实的扶植青年作家成长发展的举措。得着这样有力的扶持，陕西的青年作家将减除杰克·伦敦当年的苦苦挣扎，能够缩短破土而出峭立未来中国文坛的时间，不仅创造陕西文学的新风景，也将成就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景观。

我为进入“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作家庆祝，并期待好作品不断出现。我对项目的创立者和实施者诚表钦敬之意，你们的思路，你们的用心，都是为着神圣的文学事业的。

著名文化学者 肖云儒

“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属于叫人眼前一亮、拍案而起的大点子。这是陕西文学队伍的一次大的展示，也是陕西文学创作的一次大的策划，还是陕

西文学出版的一次大的行动。面对着这个行动，很多人会很自然地联想起以前陕西的几次文学出征，包括六十年代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那一个群体在全国的影响，获得了“陕西是中国文学重镇”这样一个称号的回报；包括九十年代的“陕军东征”，强化了陕西是文学大省的这种威望和力量。

这一次行动和上两次出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上两次陕西文学出征，基本上是陕西文学创作力的展示；这一次出征是策划力、创作力、营销力、执行力的综合展示。上一次的出征还停留在文学生产传统的循环圈内，也就是“作者——出版社——读者”这样一个传统的三维循环圈内；这一次出征已经进入了“作者——策划者——出版者——营销者——读者”整个一个市场经济时代文学生产的大的良性循环圈，我觉得它是非常有意义的。这一次这个行动，基本上是策划和创作同步，但是策划先行。它策划意识之强烈，对资源组合的观念之强烈，包括创作资源、出版资源、党政资源、市场经济的资金资源的组合，还有它形成品牌的带动能力等等，标志着陕西文学生产力进入文化产业的一个良好的开端。所以，这次行动在陕西的文学史上和出版史上都具有一个转型的意义。我唯一希望的是，把这个输血型的行动转化为造血型的，更新资金，融合资金，使文学产业链能够更快地提升。

第一章

1927年，陝西正處在大革命的高潮時期，農民運動蓬勃發展，各地農民協會相繼成立。清河鎮誕生了峽柳縣第一個農民協會，各村的農民自衛團也像雨後春筍般誕生了。

荷塘村富裕農民林榮泰和獵戶們一塊兒打獵。劉鎮華率領的鎮嵩軍敗退出陝，途經清河鎮，林榮泰帶領眾獵戶截擊，繳獲了劉鎮華一個營的武器。於是，他身邊有了一幫人馬，荷塘村農民自衛隊的旗幟很快插在了村頭。不久，從省城來的兩個青年人找到他，幫助他成立了清河鎮民團。接着，他的民團指揮部搬進了清河鎮：清河鎮周圍的四社八村，也陸陸續續成立了民團分團，大家公推林榮泰為團總，一切行動聽他指揮。

時隔不久，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統治陝西的馮玉祥也翻臉不認人，解散了以共產黨員史可軒為首的中山軍事學校，共產黨員被“禮送出境”。由史可軒、許叔中率領的學員組編的部隊，要去河南前線接受新的任務。

中山軍事學校中，另有一部分學員潛往各地從事地下工作。家住峽柳縣的牟智新、黃萍等，受黨的指派潛回家鄉，秘密開展黨的工作，並參與農民運動。很快，清河鎮民團牟家寨分團成立，年僅十九歲的牟智新擔任了分團團長……

1928年渭華起義爆發後，中共峽柳縣特別支部立即派牟智新率牟家寨分團參加。為了確保起義部隊的後方安全，牟智新與林榮泰協商，決定由林榮泰帶領總團駐紮在寺前鎮，堵截從南路進軍的馮玉祥部隊。

故事就从这里展开……

1

“救命啊！救命——”

一个少女撕心裂肺的呐喊，从民团队伍的右侧传过来。团丁们不约而同地向洼地当中那阴森森的黄家老坟望去。

烈日当空，暑热难耐，大地被照得滚烫灼热。然而，躲在背洼里的黄家老坟，却阴森森、冷幽幽，加上那一声声“救命”的呼喊，更增加了让人发憷的恐怖感。

正在闷头儿行军的清河镇民团，从团长到团丁，个个骇然，汗津津的肌肤上立即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救命啊！”又是一声呼喊，令人毛骨悚然！

团长林荣泰骑在一匹棕色的马上，耳朵一耸，立即扭回身，向后边的团丁们一挥手，做了一个“停下”的手势。当百十名团丁就地站住后，林荣泰又侧耳听了一阵，从黄家老坟那儿实实在在地又传来了一个少女的呼救声。林荣泰眉头皱了起来：是强盗在抢劫过路客人，还是歹徒在强暴少女呢？是行军途中的巧遇，还是敌人设下埋伏而诱他上钩呢？这一切，对于团丁来说，也许并不需考虑，但善于用兵的林荣泰，就不得不反复思索了。

林荣泰向随从护兵老八招了招手。老八腰挎一把盒子枪，见团长向他招手，立即一手按了盒子枪，一手撩起衫子襟，跛着右腿，跑着碎步，迎到林荣泰的身边，贴着马肚子站定，把一只左耳朵凑上去，想听听团长的吩咐。

林荣泰在瘸子老八的耳边嘀咕了一阵，老八立即把盒子枪提在手里，弯着腰向队伍右侧的一个高岗爬去。

刚刚爬上岗顶，一声沙哑的呼救声传来，瘸子老八吓了一跳，浑身打了一个冷战。呼救声是从不远处的柏树林中传来的。

循声望去，树林中的情景使他傻眼了：三个歹徒正把一个年轻姑娘剥得一丝不挂，赤身裸体压在荒草丛中……

瘸子老八随即跑下高岗，喘着粗气压低声音向林荣泰做了汇报。林荣泰听罢，霍地跳下马，踏着瘸子老八的老路，走上了岗顶。

当他手搭凉棚，朝黄家老坟那阴森森的柏树林望去时，也不觉吃了一惊。只见那姑娘一丝不挂地被三个歹徒压在草丛中，扭打着。姑娘一会儿挣脱手臂，在那歹徒头上狠劲地擂打，一会儿又伸出雪白的大腿，拼命地踢蹬着压在她身上的歹徒。姑娘还要嘶喊，一个歹徒捞起一片破布衫子塞进了姑娘的嘴里，姑娘只好憋着气摇着头挣扎着……

林荣泰牙关一咬，跑下高岗，向瘸子老八吩咐了几句，老八立即传下话去，百十名团丁悄没声儿蹑手蹑脚地扩散开，向黄家老坟四周包抄过去。

林荣泰右手提着盒子枪，向瘸子老八一摆手，两人迅即从大路上向阴背洼中的黄家老坟冲去。

拨拉草丛的响声被歹徒听到了，跪在前边压姑娘手臂的那个歹徒立即警觉地“啊”了一声，捞起身旁的一把大刀，站起来吃惊地注视着来人。

其余两个歹徒也停止了罪孽的动作，站了起来。其中一名顺手捞起草丛中的火药枪，向来人“砰”地开了一枪，火星四溅，打破了柏树林的沉寂。

林荣泰拉了瘸子老八一把，两人霍地趴在地上，倏地一滚，避过了迎面飞来的铁砂。

林荣泰扬起手中的盒子枪，轻轻一点，随着一声枪响，那名持枪的歹徒丢了手中的火药枪，转了个身，一声不吭地倒在了少女身边。

瘸子老八像一只灵敏的猎犬，一个箭步，倏地冲上前去，抓住了一个正要逃窜的歹徒。当 he 从草丛中捞起被歹徒们撕成碎片的破衣衫，将歹徒结结实实地捆好后，发现那另外一个已滚下荒坡，逃之夭夭。

林荣泰见草丛中躺着的姑娘已气息奄奄地抽搐着。他取掉少女口中的破布，一挥手说：“老八，把那个家伙押到大路上去，再送两件衣服上来……”

瘸子老八押着那名歹徒，经过黄家老坟，向阴洼外边的大路走去。

林荣泰朝昏迷中的姑娘投去伤感的一瞥，只见她浑身上下一丝不挂，通身如雪；两只小巧而坚挺的乳峰在胸脯上，只是被歹徒抓破了两道血口子；她的嘴角流出白沫，上下嘴唇紫青，微微抖动着；一头齐耳短发被歹徒们揉搓得蓬乱一团，草屑和尘土也夹杂进发丝中；两条被草屑和泥土弄脏了的大腿不断地抽搐，裆部一股鲜血……

林荣泰从姑娘身边捡起她的衣服，原是一身漂白了的孝衫孝裤，却在与歹徒的搏斗中，被扯成一绺一绺的碎布片儿。他替她盖在腿上……

等不见瘸子老八上来，林荣泰脱了自己的对襟府绸白大褂，又褪下一条长裤子迅速给姑娘穿上。当瘸子老八赶来时，林荣泰已把姑娘扶起来，坐在草地上，正为她摘去头发中的草屑，并伸开五个指头替姑娘梳理着凌乱的发丝。

“快！背到大路上去，然后带到寺前镇，赶快抢救！”林荣泰命令瘸子老八。

老八迟疑了一下，见林荣泰面部表情十分威严，就乖乖地弯下腰，把昏迷中的姑娘撂到自己背上，蹒跚着走下山坡。

林荣泰提着手枪，跟在老八身后。当他们经过黄家老坟时，见一座新的坟茔前有一堆新烧的纸灰，灰堆旁放着一只柳条儿编成的花篮，篮儿内还有没烧完的冥票和烧纸……

林荣泰正狐疑，瘸子老八说：“这是寺前镇大财主黄炳欣的墓冢。两年前，他被土匪头子袁依林撕了票。”

林荣泰“哼”了一声，默默地走开了。

团丁们重新回到大路上，如释重负，按照原先的队形又排成三列，继续前进。

瘸子老八把姑娘扶到马背上，林荣泰跨上马，顺手把姑娘搂在怀里。

上了个坡，拐了个弯，团丁们就踏在了寺前镇铺满麻石的街道上。

寺前镇处在一条山梁的高垭上，一条街，居住着三百多户人家。商店、饭馆、药铺、铁匠铺、木匠铺靠着两边一字排开。清河镇民团的百十名团丁，从街南头进入街道，走过了三十多家门面后，直直地向一座青砖蓝瓦的高门楼里边走了进去。

穿过一进厅房，院子是一片竹园。竹园左右是两排门窗雕花的两层楼阁，每边各有一木质楼梯可上二楼。花园后边是一座五间一连的大房，仍是上下两层。先遣兵士早已把室内室外打扫得一干二净。

按照先遣兵士的安排，团丁们一律住后院大房，大队长、中队长之类的“当官者”住前院楼上。团长林荣泰住东边楼下，瘸子老八住在他的隔壁。

林荣泰招呼几名兵士在花园西边为昏迷中的姑娘开了一间房子。伙房里送来了开水，林荣泰亲自操起勺子舀了水，在嘴边吹一吹，给姑娘灌进口里。姑娘双唇动了动，咽下去了。

瘸子老八受林荣泰派遣从街北头为姑娘请来了坐堂医生柳先生，诊了脉，又分开姑娘的眼睑看了看，说：“不要紧，一时昏厥，喝两剂中药就会好的。”

柳先生当下开了药方，让一名士兵跟他去药铺里抓药。那士兵提了中药和一口煎熬中药的沙罐回来，林荣泰亲自在房子门外边支了三块小石头，架起沙罐熬起中药来。

瘸子老八看到团长亲自煎药，有点儿不解，就要他去休息，自己代替他。团长头也不抬，手一挥，说：“去，去，你去安排各队住宿、开饭……这里有我哩！”

煎了半晌，林荣泰滗了药渣，倒在一个青瓷海碗里。他拿起扇子扇了扇，试着尝了一口，觉得不怎么烫嘴，就扶起姑娘，把头放在他的臂肘弯里，然后一匙一匙地喂下去。姑娘的眼睛困涩地眨动了一下，又疲惫地合上了。

林荣泰缓缓地把姑娘放在床上，又把一个软枕头垫在姑娘的头下，轻轻地走到门口，向两名团丁说：“守到门外边。她如果醒来，告诉我一声。”

“是。”两名团丁同时打了个“立正”的姿势。

可是，林荣泰还没走回他的房间，两名团丁就喊起来：“团总，她醒过来了！”

林荣泰急急地转回来，站在姑娘的身边，问：“你醒了？姑娘，可把我们吓坏了……”

姑娘猛一睁眼，急乎乎地抬起身子，惊愕地说：“你……你是什么人？”说完，又“咚”的一声倒到床上。

林荣泰又用手臂扶起她。她挣开了他的手臂，战战兢兢地说：“别碰我！别碰我！”

林荣泰见她犯疑，就说：“姑娘，别怕！我们是清河镇民团的……我们在黄家老坟救了你……”

姑娘这才看到自己身上的衣服全是男人的，自己那一套孝衣孝裤不见了。她忽地坐直身子，双手护住胸膛，自言自语地说：“那三个歹徒……”

“别害怕，姑娘！那三个歹徒被我们打死了一个，吓跑了一个，逮回来了一个。明天，我们就在街外面枪毙他……”

姑娘整了整她蓬乱的头发，颓丧地合上了眼睛。

“姑娘，敢问……你贵姓？哪里人氏？”林荣泰顺势坐在姑娘的床边。

姑娘望了一眼林荣泰，见他倒也慈眉善目，不像强暴她的那伙歹徒，就嗫嚅着说：“我姓黄，叫黄萍。桃花庄黄炳欣是我爹。”

“是不是人们称呼的‘寺前镇三财东’^①？”

“不过，现在已经不是财东了……”黄萍抽噎了一下说，“自从土匪头子袁依林杀了我爹，这个家也就树倒猢猻散了！”

“家中还有何人？”林荣泰温和地问。

“我爹一死，跑的跑，走的走，就剩下我的母亲和一个小弟弟了。”黄萍顿了顿说，“为了埋葬爹爹，母亲把一院庄房全卖给了别人，她只留下两间厢房居住。”

“黄小姐，我这样称呼你行吗？”林荣泰把一海碗开水递到黄萍手里，又温和地说，“能谈谈你个人的情况吗？或者说说你的身世和经历吧。”

黄萍忽然警觉起来，望了一眼林荣泰，说：“干吗要问这个？”

“随便问问，没别的意思！”林荣泰面颊微微一红，嗫嚅着说。

黄萍顿了顿，没有开口。她的真正身份能随随便便地暴露出来吗？再说，从林荣泰的口里虽然知道他是清河镇民团的，但到底是倾向哪一边，她还不清楚。因而，她的真正身份是万万不可说出来的。但是，林荣泰从歹徒手中救了她，那就是她的救命恩人，人家既问，不告诉能行吗？想了想，她就编了个谎话说：“爹在世时，家中很有钱财，所以就送我到西安去上女子师范，本想从师范毕业，混一碗饭吃，谁料想……”

“怎么了？”

黄萍本要说“谁料想冯玉祥清党，我们的学校被解散了”，但她顿住了，改口说：“谁料想我爹被土匪头子杀害，我只好失学回家了！”

林荣泰半信半疑，又问：“那么，你今天怎么跑到柏树林子去了？而且，被那三个歹徒……”

“从西安回家还不到十天，妈让我去爹的坟上烧两张纸钱，谁料想遇到三个歹徒……”

黄萍说着说着滚下了伤心的泪珠。

林荣泰安慰她说：“小姐，别伤心，只要有我林荣泰在，我一定替你杀了歹徒，报仇雪恨！”

林荣泰说着，趑过去替黄萍擦干了眼泪……

① 财东——财主，指占有大量财产的人。

2

安安稳稳地睡了一夜，黄萍觉得舒服了许多，浑身轻松。原先那膨胀的脑袋也似乎得到了安慰，舒缓，轻盈；原先那梆硬的两条大腿，也灵活了，要伸要缩也不费多大力气了；昨天阴部血流不止，灼热烧疼，这会儿症状减退了，再也没有鲜血涌流出来，明显地消肿了……

她刚从床上爬起来，团总林荣泰就端着一盆清水走了进来。他望了一眼气色好转的黄萍，高兴地说：“黄小姐，洗脸吧！”

黄萍想动一下身子，林荣泰立即上去扶起她来，并说：“好些了吗，黄小姐？”

“好多了，真要感谢您的关怀和照顾……”

黄萍把两条腿从床里边挪出来，林荣泰立即取出昨日为黄萍新买的一身女衣，上身是一件白漂布衫子，下身是一件蓝斜布裙子，另有一双女士板鞋，并亲自替她穿上。

林荣泰搀着黄萍走到洗脸盆边，黄萍洗了脸，林荣泰又替她拿来了镜子和梳子。当黄萍用感激的目光向林荣泰望去时，林荣泰又怯怯地说：“黄小姐，这儿都是男人，一群粗野汉子，没有可以搽脸的香粉或者胭脂什么的。这……这让你受委屈了！”

黄萍羞涩地一笑：“我也没那个心思。”

洗完脸，林荣泰搀着黄萍的臂膀，在屋子里来回地走动。她要练习走路，她要从虚弱中挣脱出来。

黄萍心甘情愿让林荣泰搀着她，她觉得这样很熨帖。昨日对民团团总的那种畏怯和戒备，早已飞到九霄云外，她觉得他像父亲那样关心自己，像兄长那样爱护自己。在她的印象中，那些民团头子全是一帮狰狞、丑恶的野兽，是一帮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然而，清河镇民团团总林荣泰就站在她的面前，她觉得他慈祥、善良，让人爱慕，让人敬佩。

搀了一阵儿，林荣泰又给黄萍拿来一根竹棍，一端递在她的手里，一端拿在自己手中，拉着她在屋子里练习走步。又过了一会儿，他干脆甩开手，让黄

萍独自拄着竹棍蹒跚地活动着身子。

午饭时，两名团丁端来了方木盘，内中盛了几盘肉炒菜，为黄萍还专门烧了一碗肉丝汤。林荣泰陪着她一块儿吃，两人说话很少。

黄萍瞅了一眼林荣泰，见他面孔严肃，无一丝一毫的轻薄相，于是，脑子里就浮现出许多联想。吃完了半碗饭，黄萍问林荣泰：“团总，你为什么要这样特别关心和照顾我呢？我们两个人可是素不相识呀！”

“黄小姐，你不必多心。”林荣泰夹起一块瘦肉，放进黄萍的碗里，说，“我见你是个受害者，而且，又被人整得那么惨……”

黄萍不再说话了，很快地扒完了她碗中的饭。

饭后，黄萍提出要到外面走走，林荣泰点头同意了。

穿过庭院的竹园，从偏门出来，已是寺前镇的街背后。这儿居高临下，四野开阔。从脚下的石板路面朝下望去，一阶比一阶低，直到谷底的水渠边。对面又是一片黄土岭，岭上稀稀拉拉住着几户人家，屋子上面浮浮袅袅飘出几股炊烟。再远处，是隐隐约约的山峦，被一片岚气遮罩，似含羞的少女隐在轻纱中。

林荣泰一声不响地在前边走着，黄萍默默地跟在后面。

两人来到一条石头垒成的堞坎底下，这儿有一棵高大的皂角树，树干粗壮，四个人也合抱不住，树上枝叶稀稀拉拉，却有一个很大的野雀窝。老雀儿飞出飞进，为小雀儿捉回小虫子，又拍打着翅膀嘀嘀咕咕一阵，喂进小雀儿的嘴里，小雀儿也啁啾啾地叫唤着……

黄萍看着皂角树上这一幕，不觉低下了头。

皂角树下有一方大石板，表面平滑，可容两个人睡觉。黄萍顺势坐在了石头上。

林荣泰搬了块儿石头，坐在了她的对面。

黄萍指了指右面那个小林子，说：“林团总，我的家就住在那儿。”

“等你养好了伤，身体恢复以后，我送你回家去。”林荣泰说。

“谢谢。”

黄萍歪着头，斜眼瞅着他。只见林荣泰一双浓密的眉毛底下，是一对圆圆的大眼睛；嘴巴又大，嘴唇又厚；稀疏的几丝胡须，早早地爬上了他的下巴；虽然没有时兴的小分头，但那刚刚剃过的青灰色光头上，分明能够看出他的头